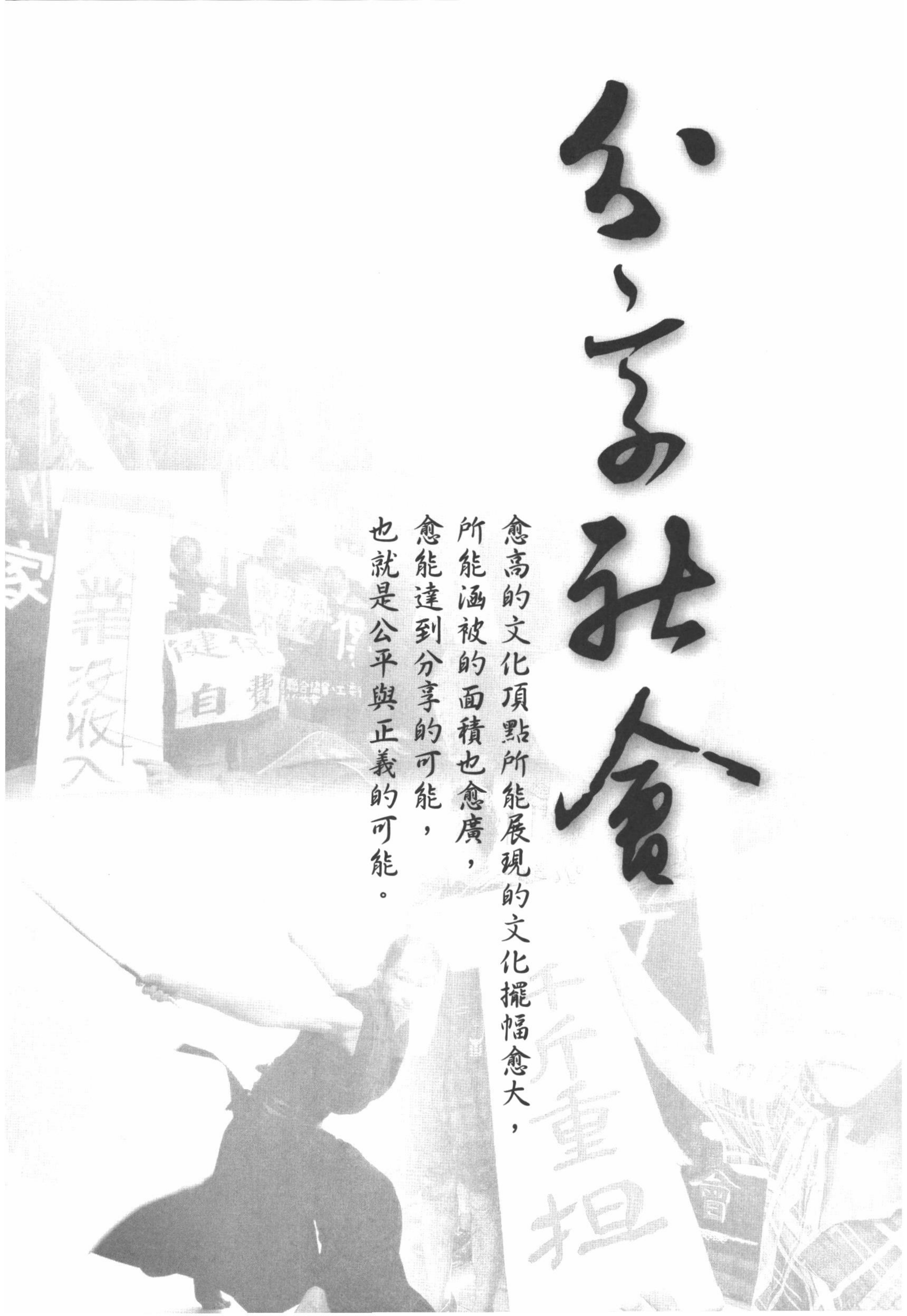


分、享、社、會

愈高的文化頂點所能展現的文化擺幅愈大，
所能涵被的面積也愈廣，
愈能達到分享的可能，
也就是公平與正義的可能。



千斤重担

會



出版藝術
ART OF PUBLISHING


THEME S

分享社會·議題六

重視專業倫理與 弱勢權益

——創造公平與分享的社會



- 
- 重視專業倫理與弱勢權益
 - 慈悲平等創造公平分享社會
 - 從「專家」到「專家氣質」
 - 重建信任——安全——公義的緊密關係

主持人 黃越欽（前司法院大法官）

主談人 林萬億（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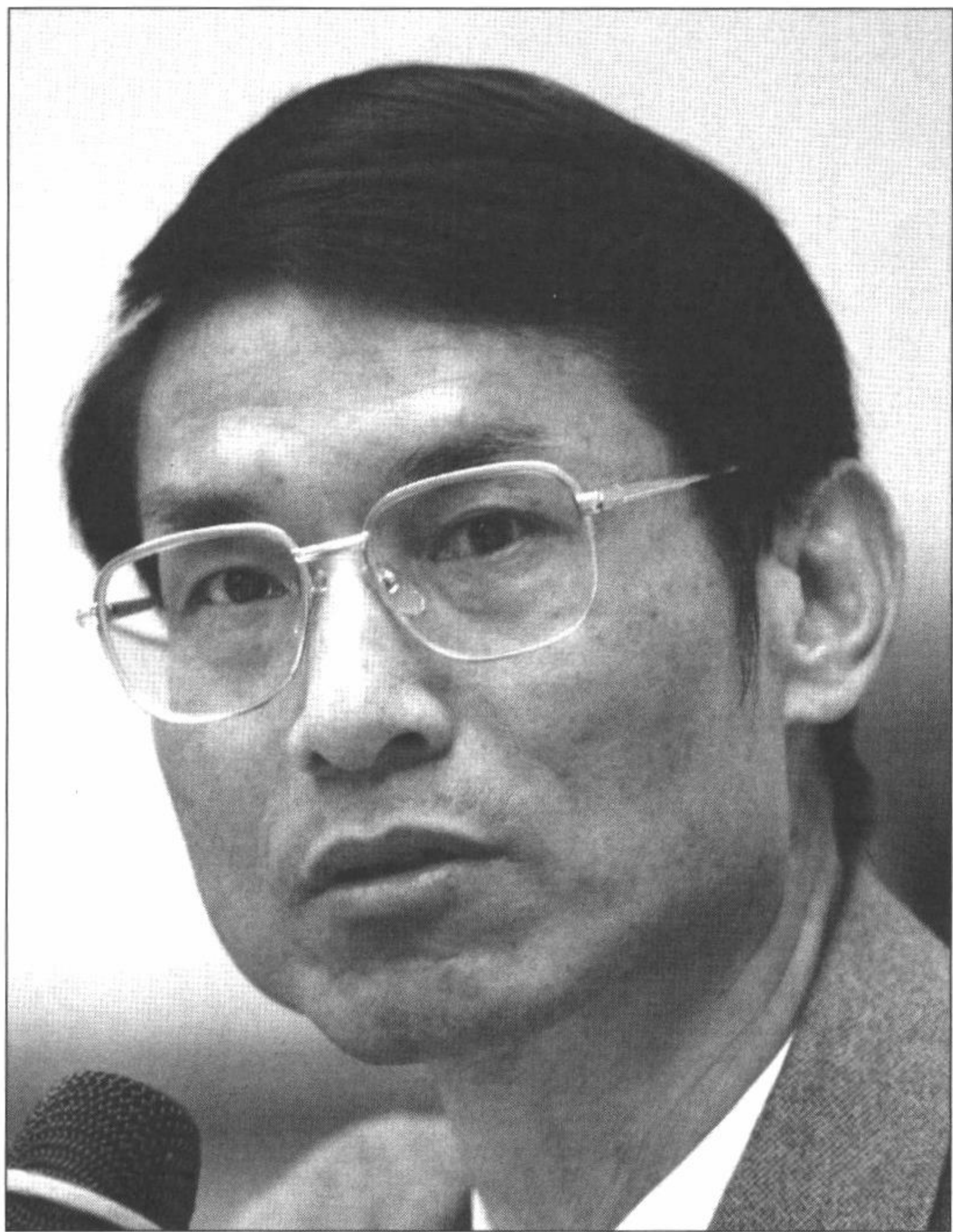
與談人 沈美真（律師）

黃崑巖（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

張世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任）



五



主談人

林萬億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福利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曾任台北縣副縣長、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專業領域為家庭政策、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福利國家歷史與發展。代表著作有《福利國家的形成與社會公平》、《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回顧與展望》、《團體工作：理論與技巧》。

沈美真

台灣大學法學碩士。現任聯立法律事務所律師、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曾任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起草者之一。專業領域為法律。代表著作有《台灣被害娼妓與娼妓政策》、《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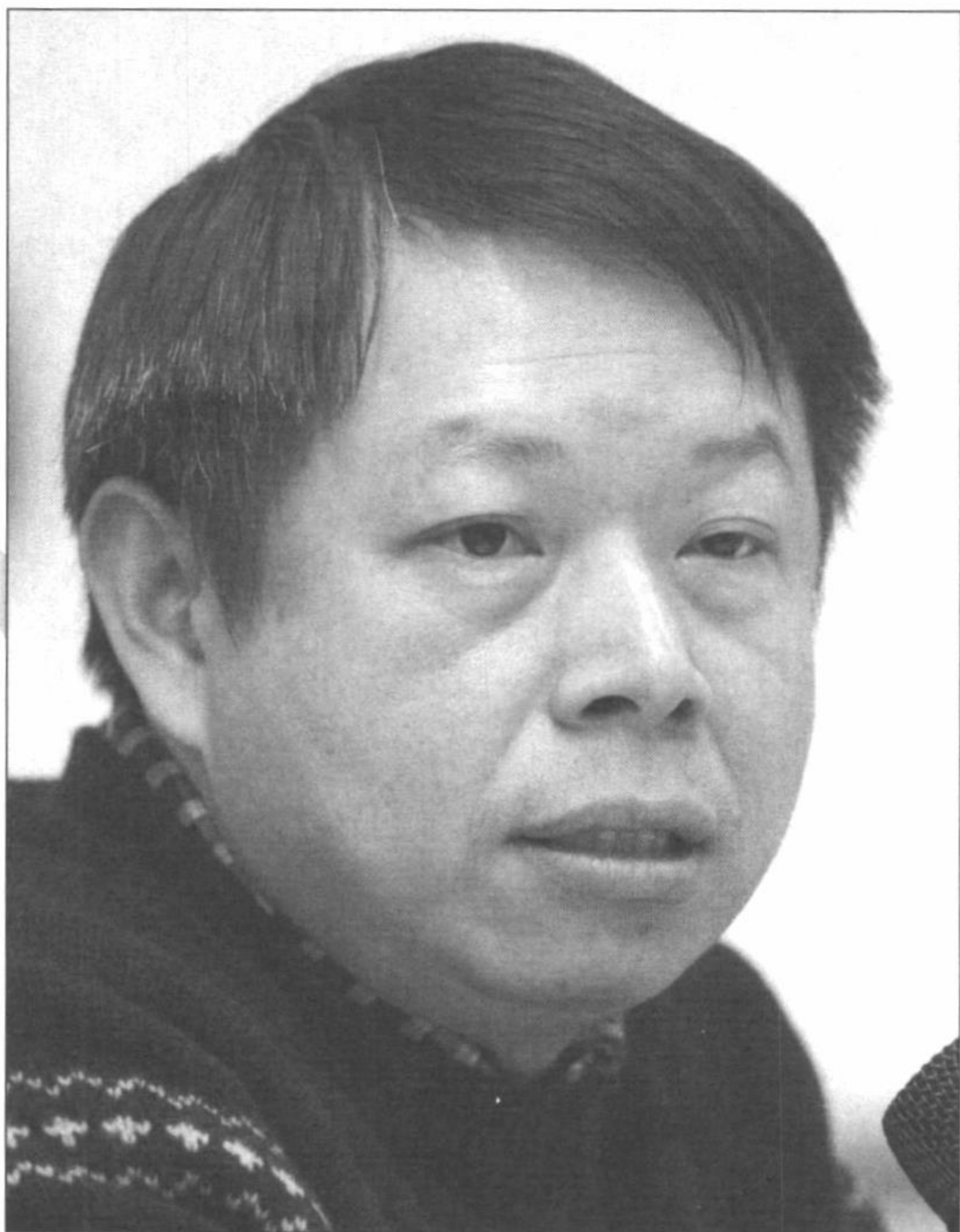
與談人

黃崑巖

美國華盛頓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博士。現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暨名譽教授。曾任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院評鑑主任委員、台灣國際醫學聯盟榮譽顧問。專業領域為醫學。代表著作有《醫師不是天使——一位醫師作家的人性關懷》、《醫眼看人間》、《外星人與井底蛙》。

張世雄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任。曾任經建會經社法規小組副研究員。專業領域為社會福利理論與歷史、社會與政治理論、社會科學的哲學與方法論。代表著作有《社會福利的理念與社會安全制度》、《自由選擇、自我認同與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社會福利與公民習性》。



《主談》

重視專業倫理與弱勢權益 —— —— 創造公平與分享的社會

◎林萬億

倫理的課題，在工業化社會中，早已被高度的關切，大家共同擔心的是工業化帶來人類倫理的淪喪，例如：疏離、冷漠、無情、不公、不義、自私、物化等，而在全球化下的社會，倫理的被漠視更是令人擔心。本文以全球化社會作為論述的場景，首先闡述關於全球化的各種意見，次之探討全球化下的倫理議題，最後尋求人類倫理的重建，企圖提醒在全球化之下，更應該重視倫理，特別是強勢與弱勢間的倫理，專業團體與其服務對象間的倫理。

關於全球化的各種意見

全球化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概念，其爭議從定義開始就不一致，更不用說關於它的起源、驅力、影響，以至於對未來趨勢的預測。雖然各家對全球化的看法不一，但是都同意發生於當前世界各地的全球化現象，的確有別於過去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其他過程，例如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或現代化（modernization）。其中對全球化內涵比較有共識的部分首推季登斯（Giddens, 1990）所指出的世界社會關係與全球互賴的增加；其次是哈維（Harvey, 1989）所描述的經由新科技的發展，空間被壓縮。

擁護全球化的工技狂熱論者強調國家對財貨與資本流通的限制與阻礙被移除，「無國界的世界」形成，全球市場比民族國家更具形塑公共事件進程的力量；支持這種論調者一如支持工技決定論一般，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抵擋不了的趨勢，順之者生，逆之者亡。這種觀點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護者中廣被流傳。

反之，馬克斯主義者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經歷帝國主義，最後階段就是全球主義。主導全球化過程的力量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駕馭者就是那些掌控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的上層領袖，他們也正是全球資本主義階級。持這種論調者並不歌頌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成

長，反而批判全球化帶來貧窮與所得不均的惡化，文化同質化與順服強勢文化，危及有組織的勞工使其喪失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社會生活去人性化與倫理的淪喪。

懷疑全球化是否存在的國際主義論者認為，全形的全球化形式並未被證實存在，目前充其量只是部分的全球化，或只堪稱為國際化。國際化與超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不同，前者指國與國之間有連結，但並非無國界，後者指涉國界的消失。支持這種論調者努力在抗衡工技狂熱論者對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但是，卻無法漠視當前全球資本與科技的蔓延，以及其對新聞、文化、勞動、環境，以及社會安全等方面難以阻擋的影響力。

比較被廣大的社會科學界接受的是多元務實的論調，相信全球化現象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僅僅或者說不是一種經濟現象，也不應該被等同於一個世界體系的出現，而是科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軍事等多面向的總體呈現。而在全球化之下，不見得地方對人民的影響力消失了，人們還是會以在地的思考來反思（reflexivity）全球的影響。既然是反思，全球化就不可能出現全盤西化，或是美國化的聚合現象，反而會出現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多元局面。多元務實論者並不認為全球化有絕對的正負後果，全球化的確促進了科技的發展、經濟成長、民主普及化、以及生活品質的提升。但是，也帶來犯罪、AIDS、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安全網破洞等。

喬治與威爾定 (George and Wilding, 2002) 整理過去十年來各家對全球化現象的理
解，發現全球化具有以下幾個內涵：

- 一、世界各地社會間的連結增加了，且更深化。
- 二、金融資本流通幾無障礙。
- 三、多國公司 (MNCs) 的活動頻繁、權力升高。
- 四、經濟成長伴隨者所得不均的惡化。
- 五、全球消費文化形成，新聞與文化印象跨越國界。
- 六、國際旅遊與移民人數增加，交通與電子通訊的加速，使空間與時間加緊被壓縮。
- 七、民眾得以快速地了解世界所發生的事件，並理解該事件可能對該國造成的影響。
- 八、迅速成長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補充、替代與支持民族國家的活動。

全球化下的倫理課題

顯然，討論全球化不應該只是關心市場自由化的議題，必須觀照到文化與溝通的同質
化問題，或者新形式的世界主義的議題；甚至，應該把全球化視為是一個倫理的課題，關

一切全球義務、多重身分認同，以及族群離散等的問題。辛格（Peter Singer, 2003）在《一個世界》這本書裡大力批判全球氣候變遷、貿易全球化、國際法的發展、富國責任等四個重大議題，呼籲建立全球倫理的重要性。

所謂的倫理是指一切的規範、慣例、典章、制度，用以引導人類的行為。在社會生活裡，倫理又可大分為兩組：一是一般的個人倫理，如人際關係倫理、家庭倫理、社區倫理、環境倫理、工作倫理、網路倫理等；二是專業倫理，如醫療倫理、法律倫理、社會工作倫理、行政倫理、科技倫理等適用於特定的專門技術職業人員與其服務對象間的關係。倫理的複雜化與重要性受到上述全球化特性的影響而升高。

在互賴的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系下，任何一方的活動都有可能影響遠在他鄉的人民，特別是被指稱為「新羅馬帝國」的美國，靠著如葛雷瓦（Grewal, 2003）所謂的「網絡權力」（network power）建立起新的美國帝國。不同於羅馬帝國的軍事統治，美國的網絡權力運作是經由一群全球資本階級結合在一起，利用特殊的管道，相互承認與交換貨物與觀念，使他們結合的黏膠劑是分享被標準化了的規範或實行方式，以使其成員間相互接近對方，例如英語、科技、法律程序、媒體等，而創始、協調、調解這種標準化規範的單位往往也是他們自己。透過這種網絡權力，美國及其所掌控的超國組織，

正在影響地球其他國家的人民，而這些正在互相影響的人們，並不認識對方，也沒有機會討論義務的課題。

即使全球化並未應驗大研前一所預測的「無國界的世界已經降臨」，或「民族國家的終結」，但是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甚至對人民行為的影響力的確已大不如前。跨國公司的活躍，海外直接投資的便利，跨國婚姻與移民勞工的增加，都使得傳統的國家，或社區效忠受到挑戰，效忠的限制來自身分認同的混血，在台灣的跨國公司經理階層是外國人，僱用的勞工是本國人，他們的生活圈子大部分在台灣，這些外籍管理階層要認同哪個國家或社區？這些在跨國公司服務的本地員工又要效忠或認同哪個國家或社區？

在過去，個別國家經由民主共識或獨裁統治，建立起具權威性的制度、法律與政策，形成國民權利與義務的道德結構，人民基於倫理道德、法律，甚至武力壓制，履行其權利義務。然而，當民族國家的影響力降低，同時也喪失了部分對人民履行權利義務的道德責任的強制力。因此，就出現國家對國內國民或居民權利義務履行的管轄限制，國內的效忠不足現象就更明顯。同時，國際社區也因缺乏包曼（Bauman, 1993）所關心的後現代倫理（postmodern ethics）的共識，而造成資源分配、環境、國際社區等倫理的中空，這也就

是馬克思主義、或反全球化論者所關切的倫理的淪喪與去人性化社會的來臨。所以，主張效忠國際社區 (international community)，或是人類社區 (human community) 的聲浪因而出現，希望解決國家效忠的限制所帶來的缺漏。然而，國家效忠與國際社區效忠的優位性，又是另一個困擾。擁護全球化論者甚至主張效忠國際社區應優位於效忠國家或國內社區。這也導致了無心關懷國內公共事務、繳稅意願低落、無意建立社會安全網，以及投資公共建設意願的降低，這種情況將加速惡化因全球化帶來的貧富不均。

當然，國家效忠的降低不見得完全負面，將一部分國家效忠轉移到全球社區的認同上，有助於對文化與價值多元的包容，降低因宗教、種族、意識形態、國家體制差異的敵對，有利於人類和平共處。

另一個全球化的倫理議題是非市場價值 (nonmarket values) 的貶抑，全球化的擁護者歌詠市場一定會帶來效率、利潤與秩序，因此，他們主張國家介入市場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即使市場失靈也被歸咎於非市場因素的介入。在這種市場掛帥的「市場基本教義派」(Stiglitz, 2002) 的迷思所主導下，非市場的價值，例如分配正義、團結、穩定、分享等概念都被貶抑，甚至被認為不利於市場運作，而被打入冷宮，成為不值得推崇的過時老調。

「市場第一」使得環境保護、勞動基準、社會安全等在全球貿易政治運作下被忽略，工會與進步人士希望將環境保護、勞動基準、社會安全列入貿易協定的條件中，以免向下競逐（race to the bottom），但是，跨國公司希望繼續擁有低薪勞工、低環保標準與低福利規定，以利市場競爭；而工業發展中國家也擔心因此嚇走投資客，或者因國力孱弱負擔不起成本而延宕相關立法，使得這些國家的環境加速惡化，勞動條件惡劣，社會安全網遲遲無法建立。即使在工業先進國家，也因擔心降低全球競爭力而犧牲環境保護、社會福利與勞動基準。因此，超國組織的介入勢在必行。對於窮國國民的生活條件惡化，索羅斯（Soros, 2002）最直接的建議就是富國負擔窮國的環境保護、兒童教育、法制改革、公共衛生，特別是AIDS預防的經費。他的開放社會研究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就是在從事這種重分配的倡導。就勞動基準言，國際勞工組織雖然有些作為，但是，論者普遍認為不夠強硬是它的限制。

全球化也影響專業倫理，例如市場優先、商業掛帥的觀點，普遍佔據媒體市場；媒體口口聲聲說他們代表廣大人民，為人民服務，因為有觀眾（市場）所以才播放該節目，事實上，觀眾從來不知道媒體手上握有多少新聞或節目內容，他們根本沒有選擇，媒體播放什麼節目，他們就看什麼節目，除非主動不接近媒體。而媒體競爭固然增加了

選擇機會，但是機會仍然有限，因為在有限的媒體空間裡，大者恆大，又為了競逐有限的閱聽人，競相以煽情、血腥、暴力、八卦等主題，引誘觀眾參與共構所謂吻合觀眾需求的供需假象。加上資訊又掌握在資本強者手中，透過媒體與網路不斷地宣揚強者的意志，使得弱勢者的意見永遠只是邊陲或襯托媒體的中立與多元包裝，其實他們代表的是商業利益多於人民利益。

醫學倫理也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主要是受到新科技的擴散速度加快，新的藥物的研發，民眾健康知識的增進，媒體傳播的廣度與速度加快，病人權益觀念的覺醒，以及醫療保健的商品化的左右。在全球市場推波助瀾下，健康照顧市場快速擴張，美容整形、塑身、健康食品、老人照顧、兒童體能增強、基因改造、新治療技術等都成為熱門項目。醫療市場愈自由化，追逐利益的誘因愈大，醫藥專業人員的專業判斷愈受到利益掛帥的影響，醫療倫理淪陷的可性愈高。事實已是如此，不當手術、過量用藥、刺激醫療消費、治療重於預防保健等醫療浪費與濫用例子，俯拾即是。基因科技的運用所面對的醫療倫理爭議更大，例如：有些年紀較大的女性想要有子女，老蚌可以生珠，然老婦可以生子？複製人可以嗎？要不要為了滿足性的需求而不斷研發增強性慾的藥物？及早知道嬰兒性別所帶來的嬰兒出生性別偏頗的困境等，這些爭論都已經不是一國的單獨課題了。

而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窮國買不起昂貴的藥物與醫療設備，但他們又最需要這些物資來預防與治療因公共衛生、營養、教育與所得等不足，以及環境破壞所產生的疾病，如此惡性循環，急需全球協助解決，而非單靠國家能有效處理。更何況經由全球移民、觀光、貿易往來等人口快速與大規模的流動，流行疾病快速蔓延，如SARS、禽流感、AIDS等，更須透過國際合作才能有效遏止，而此時全球醫療倫理扮演重要的角色，只要有一國隱瞞疫情，必然導致他國延緩或錯過預防疾病傳染的時機，人類的傷害將更大。

全球化下人類倫理的重建

一、重新界定發展的目的

過去我們固著於國家生產總值高低，汲汲營營於追求高經濟成長率，這種市場價值優位、經濟成長掛帥的思考，忽略了「人民真正的處境」課題。環境是否適居、基本需求是否滿足、生活是否滿意、家庭是否和樂、社會是否團結等非市場的價值，應納入國家與全球發展的目標中，也就是確認經濟發展只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應是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所謂同善（common good）的宣揚，即是以人類發展觀點（hum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來推動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才是人類之福。聯合國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即已積極推動這種觀念。可惜，仍然不能未能擁護全球化者的青睞。

二、人類的倫理再教育

全球化下的教育政策，不應該只是順應全球化而不斷地追求人力資本的提升、教育市場的自由化，或是少數卓越的凸顯，而是應該在全球化課程設計裡加入全球倫理的教育，包括全球互賴、環境保護、文化多元、生物多樣、全球公民身分養成、全球社區感等的課題。此外，從工業化、城市化以來長期被忽略的公民身分的培育，應該儘快結合全球化的時機一併補上，特別是前述各種倫理的教育，否則人類關係只會更糟。

三、國家保護國民的主動作為

國家在全球化之下仍然有效地在運作，而且也可與全球化並行不悖。國家領導者應該相信人類應選擇永續發展的生活的方式，而不是被選擇。如此一來，國家就可對自己能力可及的部分自行處理，例如葡萄牙為了挽救瀕臨滅絕的藍瓷 (azulejos) 藝術，國家介入文化保存，集資支持吸引與訓練此類藝術人才。在地化並不會抵觸全球化所接受的多樣性，反而，如果因誤解全球化，或是低估在地化而放棄在地特色，會使得全球化變得沒有意義。我國也有許多類似的經驗可以推動社區認同，而不影響全球競爭，例如本土戲曲、

手工藝術等的發展。此外，全球化也限制不了國家介入倫理的保障，例如，即使在全球競爭之下，為了保護兒童免於受暴力、色情污染，瑞典嚴格禁止有這種明示、暗示的商品對兒童訴求。我們當然也可以為了國民的健康、道德、生活品質，而對違反醫療、新聞、性別平等，或其他專業倫理的商品或服務嚴加限制。

四、支持市場但不擁抱財團

在全球化下，國家更快速而徹底地被全球資本家所俘虜。全球資本家正在進行寧靜的接掌國家統治權的工作，才會有企業併購國家之譏。所謂全球化使得國家主權萎縮，一部分是因被全球資本家所降服，國家成為全球資本階級的服務工具。終結政府的力量，並不是全球化組織，而是全球資本階級。美國布希總統當時的助選出資人，有所謂二百多人種籽捐款團，目前其中的四十人得到政府的權位交換。國家的能源政策、國防政策這些最有利頭的位子，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甚至耗費大量預算給農業補貼的對象，也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大型的農業公司，這些利益交換還不夠，進而要將一九三五年以來的社會安全制度私有化，好讓保險業者、控股公司擴大獲利，都是政商糾葛的典型。

要讓分配正義倫理得以伸張，我們無力、也無意制止市場運作，但是有一些攸關弱勢人口照顧的工作，如健康保險、老人照顧、兒童照顧、身心障礙者照顧等，實不宜也當成

商品進入市場競逐。政府放棄最後一塊為人民服務的淨土，轉而擁護市場，實際上是擁抱財團，這樣的例子實不可取，我們不必把美國的所有一切都當成是因應全球化的金科玉律。因此，除了一面提升非市場的價值之外，也要呼籲政治領導人可以支持市場，但絕不應擁抱財團。否則在全球化下，所得分配將更不均、環境將更惡化、道德將更淪喪、人性將更泯滅。其實，任何政府想要擁抱財團是政府自我終結的開始。